

书房花木

沈胜衣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上架建议：文学·随笔

ISBN 978-7-5458-0162-0



9 787545 801620 >

定价：22.00 元

易文网：www.ewen.cc

书房花木

沈胜衣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房花木 / 沈胜衣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458-0162-0

I. 书… II. 沈…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010 号

书房花木

沈胜衣 / 著

责任编辑 / 陈 琪 特约编辑 / 陆 灏

技术编辑 / 吴 放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字数 110,000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162-0 / I·59

定价: 2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序

有人说：“我对着影子写生，却画了一棵树。”我很欣赏这种说起来有点寂然的境界：在生命的阴影中绘出生活的青葱。可惜自己不是这样的大手笔，我对着树木写生，却只描画了一堆影子。——这里结集的，包括二〇〇三年冬至二〇〇四年冬写的一个专栏“书房花木”，二〇〇五年两篇谈植物的文章，从二〇〇六年起的一组四季节气花事，以及二〇〇七年初写的另一专栏“书林探花”。它们或是借草木记述个人幽微心事的小品，或是不自量力对一些易混淆花树作“名实考”，或为生活笔记，或为植物书话，总之，大抵乃“花”与“书”的结合。写来都是用了心的，却并未能传递所描写对象之什一。但，它们到底是树木的而不是别的影子，因此

我想还是值得辑为一本小书，作为长久以来感动与欢愉的一番集中致意。

怀着最诚挚的心情，

感谢与我文中花木有关的人，

感谢与这本书有关的人，

感激这些像植物一样美好的人事，曾给予我的花香和叶态、荫庇和垂青。

二〇〇九年二月四日，立春，定稿。

目次

序	I
---------	---

书房花木

用纸笔回报花木	2
紫荆寂寞红	6
冬天里的落叶树	10
花本无心自在开	14
记得那一种蓝，那一种白	17
花能解语，得水即仙	21
玫瑰开花，就因为它开花	24
浮世玫瑰情	27

再见杨柳	31
泰戈尔的树荫	34
诗经，源头的草木	37
诗意草木养人眼	40
杜鹃花下曾读诗	43
树不会与人计较	47
一纸胭脂，漫染东西	50
绿荫春尽	53
后来，再也没有梔子花	56
芭蕉叶大梔子肥	59
虽说凤凰是心爱的花	64
留在心中鲜活地开	67
茉莉，还是素馨	70
官家紫薇自家看	75
雨中散叶	79
南欧草木志	83
那时双鬓却无霜	88
回忆莲花日子	92
余香	97

花枝与书叶

木笔抄书说木兰	102
伊索种的葡萄与荆棘	131
丙戌二十四节气之花心札记	151

书林探花

桂花与枝叶，书中各自香	184
暗香盈袖，菊花满头	192
木棉映照的岭南花朝树节	198
心果或杂草，自然有安排	207
从一些树枝跳到另一些树枝	216

跋（扬之水）	224
--------------	-----

书房花木

用纸笔回报花木

我曾是一个爱花、爱树的少年。那可不是随便说说的爱。……

《书房花木》，原本是我一册旧笔记的名字；上面这句话，原本是笔记的开场白——那个笔记本，大学时写了一篇《紫荆》，没有再续下去，后来就改写为抄，用来摘录合心的花木描写；那时已离开花繁树茂的大学校园回到“石屎森林”的都市，所以这前面加的引言说“曾是……少年”。

《爱花的少年》，近二十年前的唯美乐队“浮世绘”所唱。我喜欢这个歌名，却嫌歌词未尽如意，大学时用了这题目、再用达明一派《后窗》之曲，另填普通话的词：“……唯一的最后的只爱鲜花爱它那寂寞的开放 / 任别人锯木别人采

果不在乎实在的收获 /……除美之外，一无所有 / 花之灵魂是你的理想 / 花在凋零，美在消亡 / 无法抵挡只含笑享受美丽的悲伤。”

对植物的爱，不仅是出于唯美，还因为钟情它们千姿百态、无言生长的本质。而曾经在校园这个葱茏的桃花源度过绚丽的岁月，则花木又成了一种象征，代表神赐的而注定流逝的美好，也代表红尘俗世中延续着的一点点旧梦心情。

我曾经是繁花。青春如花一般美，但花总是要凋落的。当“花花公子”还原为庸碌俗人，恣意炫目落实为质朴家常，花团锦簇也就变成了都市一树。——哦，说自己是“树”都已不自量了，树只是我的梦想（或者像夏菁写的：“树，你是我唯一的知心”），现实中更多的只是潦潦草草，或者，枝枝节节。

张爱玲说过：“多一点枝枝节节，就多开一点花。”她真是通达，也真是潇洒。还有钱君匋画过一幅小品，很有禅意的题目：“无花叶当花”。也是我喜欢的。也只能用他们的好话来自我安慰了，在零零碎碎的草木和同样零碎的日子中。但我虽爱花爱木，却从不费心打理，更别说钻研养植园艺了，只是随随便便地淋淋水就算，连施肥、除草都是隔很长



钱君甸《无花叶当花》

一段时间兴致来了才做。这一方面是只抱着欣赏的态度，不愿太投入而劳心，它们的生死枯荣，就随天然、看缘份好了；另一方面，则说到底还是文人通病，尽是纸上谈兵，不谙坐言起行。所以，我的花木只是“书房花木”，能做的也只是空口谈些植物的故事、心情、书籍、诗文，等等。

不过，李太白的典故“梦笔生花”，以及纸是树造的，却又说明了花木与纸笔间的密切关系；然则，用纸笔来记述曾带给我无数喜悦欢愉或悲伤惆怅记忆的花木，也是恰当和应该的回报吧？——是为开栏语。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晴丽周六午后。

紫荆寂寞红

在开花的时节，那两排相对多年的紫荆，在又一次因城建工程而“换树”中倒下了。

旧笔记《书房花木》写下的唯一一篇，就是《紫荆》。那是相伴多年的缘份：

童年，看到暮春洋紫荆一地的落花，浅红淡白一如带血丝的雪，寂寞地铺满堤岸，美得残忍、又带着安详的画面，让我第一次感到心灵震慑，从而对生命美好而哀愁的本质得了心悸的领悟。

中学，教学楼旁几棵紫荆落了又扫扫了又落拂了一身还满的繁花，陪伴着孤单苦读。不敢说出来的情愫，只好在不敢拿出来的诗里，把淡紫粉红的雨中花树作为忧伤的意象。

(多年以后，名花有主，唯在花树下留影为念……)

大学，宿舍门外的一排高大紫荆树，或在午后明亮寂然的阳光中，加深了午睡乍醒的虚空、惊惧和愁苦、酸楚；或在如水月色下，沉静宁馨地抚慰我的“为谁风露坐中宵”。也曾浪漫地做过“世说”中人，雨后漫步回来记写时，想起刚才忘了看紫荆落花，当即搁笔前往；落花已被扫净，偏又仿佛神是同在、知心，有一朵凭空翩然飘至眼前，乃捡之夹入一本《诗经今译今注》。多年后翻看，那被书页压出的汁液如旧血迹的枯干旧花旁，是远古纯洁的情诗：“有美一人，伤如之何……”今昔比照，对之喟然，真如余光中说的，“楼怕高书怕旧旧书最怕有书签”了……

被我和很多南方人一直误为“紫荆”的，其实是香港市花洋紫荆（或称紫羊蹄甲），真正的紫荆原产中原，花叶皆不同；而误为“洋紫荆”的，则其实是余光中《春来半岛》中“灿锦烂绣”、“十足的一派唯美主义”的宫粉羊蹄甲。无论如何，这些花树在生命中留下过无数印痕，且仍如是称之。

从初冬一直开到春天、繁花连绵不绝的紫荆，真是骨子里带着悲哀的一种花树。它们在长长的花期中一边狂落一边盛开，如此的气派，情意极致得让人感天地无情。花色俗红，

仿佛一点也不考虑优美（不似其兄弟宫粉羊蹄甲的艳丽粉红），红到发紫如血，乃成寂寥之意——我每想起古诗里的“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感到紫荆就是这种意味。

这浮华小城，草木是远不如故园了，但有一条小河两岸遍栽紫荆，仿如花树走廊，是难得令我心醉的画面：清阳下的明艳、暮霭中的迷蒙，寒雨时的满路深红，真个开得动魄、落得惊心。从前，堤边还有柳树，几年前被砍光了；然后河水污染臭不可闻，只得覆盖，再把这些紫荆除掉，则春绿冬红皆去之——看着空出来的地方，心中空落，仿佛伤害的是自己。它们纵然树形不佳、修剪麻烦，但枝蔓横生、树荫密匝难道不是一种自然无羁的美态？况且，它们比起那些整齐、“听话”的观赏树，有年年绵长耀眼的花季。这样好的好天气，这样好的花树，人们是怎么忍心下得了手的呢？

但人栽之、人伐之，本来无有，终于归无，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六朝志怪小说《续齐谐记》里，三兄弟分家，连堂前紫荆树也欲破为三片；树以自行枯死“谏”之，兄弟感动复合，紫荆乃重生。这样的奇事、好事现实中是不会发生的。

七十年前，辛笛写过一首小诗《怀思》：“一生能有多少 / 落日的光景 / ……又一年的将去 / 城下路是寂寞的 /